

代梟雄 · 代梟雄 · 代梟雄 · 代梟雄 · 代梟雄

袁

世

凱

傳

(七)

章君毅

威福日恣睢晚同僚

光緒十年四月，時機成熟，李鴻章命吳長慶調防奉天金州，張謇力勸吳長慶曷不速往？吳長慶便將他的慶軍六營，自己帶三營到金州駐防，留下三營，鄭重其事的交給袁世凱。

吳長慶留給袁世凱的這三營慶軍，是他經之營之，南征北討，前後歷三十年的心血結晶。所以，當袁世凱遍邀同僚，設下豐盛的酒席，為慶軍統帥，頂頭上司，一手提拔自己立業建勳的吳長慶餞行。吳長慶環顧他的舊部，生離死別，一時動了真感情，他竟歎嗟嘆，幾至於淚下，他慰勉他的舊部說：

「慰廷一家，和我有三代的交情，而慰廷自幼從我，又是我一手識拔，我相信他必不負我，也決不會更改我的章程。」

然而這位平生自詡知人善任，謙恭下士，頗

有儒將之稱的吳長慶。在他一生事業的最後一個階段，碰到了袁世凱，破格提拔，寵信有加，甚至於自動撥全軍的一半給他，期能「舉賢自代，衣鉢相傳」。他對袁世凱用心如此其苦，致力如此其多，情意如此其深，偏偏他就認錯了人！

吳長慶調赴金州，張謇、張督跟着他一走，在袁世凱看來，何啻去了眼中釘，心頭刺，把自己拘管得好苦的「緊箍咒」！自此以後，他便可以平原走馬，魚躍於淵，了無忌憚，暢所欲言！愛幹什麼便幹什麼，朝鮮三道，在他正是海闊天空，任他翱翔。

頭一樁，袁世凱亟亟於「改善」自己的排場，早先，擬着吳長慶、張謇、張督、朱銘盤等一班老人衆目睽睽，自己雖能日夕出入官禁，挾李熙以號令三韓。但是他的級職，仍然只是一名五品同知，芝麻綠豆的小官。袁世凱沒有這種磊落

灑脫的高人雅致，以為自己以五品同知而大權在握，挾制韓王足以顧盼自豪，足能傳為千古未有的奇談佳話，他祇是一心覺得憤懣不平，認為這是在朝鮮的最大憾事。

直到吳長慶交付慶軍三營給他，袁世凱便自我陶醉，認為他實已取吳長慶而代之，朝鮮事務，由他全權辦理。實際上則滿不是那麼一回事，袁世凱當時的官職，和初登陞南陽府時並無二致，他仍然是五品同知銜，會辦慶軍營務處、署理先鋒營管帶。認真分析起來，五品同知是捐官、會辦營務處是臨時差事，先鋒營則在不打戰的時候，根本就不能成立。因此之故，他那三個銜頭，其實正是空空如也。

相反的，另一方面，當年遠戍朝鮮，官職比袁世凱高的，資格比袁世凱老的，可以說比比皆是，多如過江之鯽。即以領軍辦事的頭兒來說：馬建忠是二品道員，李傅相李鴻章的駐韓代表，

名正言順的朝鮮事務主持人。慶軍三營則以副將吳兆有爲統領，他是實際上負指揮調度之責的最高級軍官，因此，他的札封、頭銜，乃爲十分顯赫的「欽差北洋大臣會辦朝鮮防務」。上半截表示他是北洋大臣李鴻章所委派，下半截則在說明他在朝鮮的職權和責任。

「天高皇帝遠」，袁世凱等吳長慶等人一走，立刻便自封官職，大過其官廳，他把自己的札封、銜頭，一改而爲「欽差北洋大臣會辦朝鮮防務總理營務處」，跟吳兆有的一比，非但毫不遜色，而且還有凌駕乎而上的意味。因爲乍看起來，從二品的副將協臺大人吳兆有，和五品同知捐官小吏袁世凱，同爲「會辦朝鮮防務」，而袁世凱反比吳兆有多了個「總理營務處」，顯然是他爲正，吳兆有爲副了。

冒用官銜，總理自爲，袁世凱猶嫌未足，他竟連國家體制、儀仗旌旗，也都敢於悍然不顧，乾脆來上他本店自造的那一套。早先，袁世凱在漠城揚長過市，來來往往，他祇能跟一般低級軍官一樣，騎匹馬，帶幾名從人。吳長慶走後，他竟不懼殺頭的罪名，備了一乘八人大轎，製上一面五色馬旗，開鑼喝道，呵殿出入（也就是當袁世凱往謁韓王，從宮門直至大殿，一路高聲宣報：「袁大人到！」）。最不成體統的，還是他出入都用傘蓋，尤且自備座轎，插上一面莫明其妙的黃龍大旗。舊制，唯有拿印把子，有實缺的正印官，才可以在出門的時候用上傘蓋。袁世凱的這一套自定儀仗，實在是不成名堂，難怪後來張謇曾予痛責：

「……事事任性，妄自尊大，威福在我，陵蔑一切。致使將領寒心，士卒怨涕！司馬（指袁世凱）將謂勢力可以攝人，權詐可以處事耶，不學無術，此其一！」

張謇尤且警告袁世凱，跟他說了一個故事，命他有所警惕：

「乾嘉間冊使東臨（到朝鮮），國王迓以肩輿（朝鮮國王請他坐的轎子），曾被詔旨申飭（吃了皇上的排頭），事載朝鮮大事考例（即朝鮮人亦知所警惕）。而司馬居然乘輿張蓋，製五色馬旗，呵殿出入，平時建兵船黃龍大旗，不知自處何地，置孝亭（吳兆有）何地？置國家體制於何地也？此其一。」

落井下石逼老上司

豈祇建旗張蓋，盛大儀仗，袁世凱對他那位「三世交情」、「一手提拔」、「舉賢自代」，冀能「衣鉢相傳」的大恩人、老上司、世伯大人吳長慶，也不惜妻非生錦，羅織入罪，實在有嫌不够厚道。吳長慶調成金州半島，就事論事，他已經受了排斥，至少是不爲北洋大臣李鴻章所喜，一代名將，功成身退，頗足以令人同情惋惜。尤其吳長慶離開朝鮮時，即已身罹重病，他到了金州，病勢已是相當的危急，一個受恩深重的通家子弟，倘有半點心肝，何能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在他呻吟病榻的時候，惡狠狠的逼他一遍。

唯有袁世凱，可以優爲之。吳長慶方抵金州，輾轉病榻，便接到了袁世凱寫給他的第一封信。信中「便較論海防、教練各費，吞吐其辭，意

謂筱公（吳長慶）會藉以冒領浮支，使之警覺恐懼乎？」——以上括號中所引的字句，是張謇嚴函切責袁世凱的原文。

他故意吞吐其詞，而在字裏行間，隱指吳長慶「冒領」、「浮支」慶軍六營的海防、教練各費，「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以「莫須有」的誣蔑，作吳長慶的催命索，逼魂湯，使病榻上的吳長慶看了，怎不氣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因而槌床大呼袁世凱狼子賊心，忘恩負義！於是病勢益劇，不及兩月便抱恨歸天。

袁世凱要跟他的恩公老上司算這筆賬，不僅無賴，而且絕對多餘。如今究其用心，無非是他亟於把吳長慶及早氣死而已。原來，慶軍六營自從奉命入韓，便從而有兩筆特別費，可以按月支領，名目則一爲海防費每月二千兩，一爲教練費今已不可考。吳長慶在率領三營移成金州之前，早已事先聲明，今後慶軍六營所應具領的每個月二千兩銀子海防費，金州三營和朝鮮三營，一家一半，這不能說他不够公允。當時，吳長慶唯恐口說無憑，尤且備有明文。袁世凱總理慶軍三營營務，他每月可有一千兩銀子的海防費可拿，彰明昭著，鐵案如山，他爲什麼要藉此多添吳長慶的一次刺激？

若論袁世凱函中所提的教練費，張謇仗義執言，立予覆函批駁，他在那封與師問罪信裏說得很沉痛，也很清楚明白：

「……教練費早自去冬（光緒九年冬）十月截止，鼎鑪有耳，豈不聞之？且筱公（吳長慶）故人舊部，從者實多，用度日絀，而其

津貼司馬（指袁世凱）動輒二三百四五百不等。即司馬到營之日，僕役口糧，亦照差官發（指明袁世凱妄自帶了四十名從人往投吳長慶的舊案。）今函誼所在略不顧，義利之辨略不省。此其一。」

據張謇自撰年譜，卷上，光緒十年甲申（公元一八八四），三十二歲一節，「四月」有云：「中法議和。吳（長慶）公調防奉天金州，促往；因由滬至煙臺附海鏡兵輪，行至金州，則公（吳長慶）已病甚。公自朝鮮分其軍三營畀慰廷（袁世凱）留防後，自統三營在奉（奉天金州），不兩月，慰廷自結李相（李傅相李鴻章），一切更革，露才揚己，頗有令公（吳長慶）難堪者，移書切讓之。」

張謇所謂的「移書切讓之」，係因袁世凱忘恩負義，狠狠的咬了吳長慶一口，遂使吳幕中人，激起公憤，因而推請跟袁世凱關係最深的三位，老師張謇、師伯張謇，以及「司馬因銘盤一言之微，而得會辦營務處之號」的朱銘盤。由他們三位聯名，以張謇親自執筆，寫了一封長達三千字的長函，對於袁世凱嚴詞責備，痛下針砭。在這一封信的末後，張謇老師寫着：

「……今僕等於司馬爾若秦越，亦何樂曉主，竊念當時交誼，實不忍徒引關於知人之咎，而坐視其沉迷，故痛切言之，冀大聲疾呼以寤司馬。或者謂司馬見此信必大怒大罵，必有人助司馬大怒大罵，必來見彼公（吳長慶）辭差，必以信併入浮言之例，轉稟北洋（李鴻章），以箝將來之口，而益堅北洋之信。或謂司馬或大怒大罵，

然必故事合宏，諛詞謝過，指天誓日以明無他，是二者意司馬必不出此，亦不必出此，司馬誠試思所說有虛者否？有不是者否？願司馬息心靜氣，一月不出門，將前勸讀（張老師勸讀）之「呻吟語」、「近思錄」、「格言聯璧」諸書，字字細看，事事引鏡，勿謂天下人皆愚，勿謂天下人皆弱。腳踏實地，痛改前非，以副令叔祖（袁甲三）令堂叔（袁保恒、袁保齡）、及尊公（按係指袁世凱的嗣父袁保慶）之令名，以副彼公之知遇，則一切吉祥善事隨其後矣。此信不照平日稱（呼）而稱司馬，司馬自思何以至此？若果然復三年前之面目，自當仍率三年前之交情，氣與詞湧，不親刺刺，聽不聽司馬其自酌之。」

由紅而黑一落千丈

光緒十年（公元一八八四）閏五月二十一日，袁世凱的老上司吳長慶，病逝於金州任所。他的慶軍六營，在他死前有所交代，駐朝鮮的三營，由吳兆有繼統，駐金州的三營則以提督黃仕林統率。吳長慶並未在他垂危之際，力薦袁世凱代統朝鮮的三營，是袁世凱咎由自取，錯失良機。這一點對於他方興未艾的事業前途，算得上頗大的一次打擊。如果吳長慶晚死幾年，而袁世凱的狐狸尾巴猶未顯露，他是很有希望繼吳長慶之後統領慶軍的。慶軍在當時不失為一支戰鬥力很強的隊伍，倘能掌握在袁世凱的手中，不斷的加以改革訓練，它可能發展為一支強勁的國防武力。甲午（公元一八九四）中日之戰，以及前後的幾次北洋外患，中國不至於失敗得這麼慘。許多重

大的辱國傷權事件，也許因而不會發生。

同時，就袁世凱個人來說，自吳長慶病逝，他因為見惡於吳、張等人，因而未獲吳長慶的臨終保舉，薦賢自代，遂而使他與慶軍——乃至整個軍方的關係，越來越遠，於是他不得不改而走政治路線。直到光緒二十七年（公元一九〇一）九月，袁世凱編成常備新軍左鎮（一個師），他的練兵長才，方始有所施展。其間的時間距離，歷十七年之久，而袁世凱個人的聲名和事業，的確是他在握有兵權以後，開始扶搖直上，一日千里。由而可見，從吳長慶之死，袁世凱代領慶軍落空，竟使他在宦海浮沉，歷一十七年之久。

愛重有加，拔擢不遺餘力的老上司一死，袁世凱自此唯有死心塌地，從政治上發展，專走權傾當朝、望重中外的北洋大臣李鴻章路線。袁世凱利用他堂叔袁保齡，和世伯周馨的關係，直接和李鴻章建立聯繫，但是，究竟因為他的年紀太輕，資歷過淺，人事關係再好，李鴻章對於這個猶未謀面的少年，畢竟也難於破格提拔，不次擢升。所以，當光緒八年十一月，袁世凱應韓王李熙，呈請清廷派員「襄理商務」，在他的天真想法，滿以為李鴻章必定會畀這一席給他，讓他留在朝鮮，還有一個立足點，並且得能與馬建忠、吳兆有「老朽之輩」，分庭抗禮，敵體相待。然而，詔令下來，清廷簡放的「朝鮮商務委員」；是陳樹棠，而非袁世凱。這不僅使他深心失望，至於至極，尤且，他還又多了一位頂頭上司，他無法不接受陳樹棠的調度指揮。

多行不義，作法自縛，可謂這一段由絢爛歸

於平淡，盛極而衰時期，袁世凱每況愈下的基本原因。繼商務委員陳樹棠蒞任以後，清廷爲了協助整頓朝鮮的財政，加強海關的管理，並且在外交事務方面，有所諮詢，十一月，又由李鴻章推薦了一位德國人穆麟德 (Paul George Von Mollenhoff) 出任朝鮮政府的外務顧問。穆麟德是德國的職業外交官，曾在中國擔任領事多年，因而獲得李鴻章的器重，由清廷出很高的薪水，請他在我國海關服務，歷時達五年之久。緊接着，李鴻章又爲整頓朝鮮財政，建立稅制，增裕收入，推薦英國人赫德爵士 (Sir Robert Hart)，出任朝鮮政府的總稅務司，兼爲監督稅關。穆麟德和赫德，都是跟北洋大臣李鴻章平起平坐的客卿，他們抱着「食人之祿，忠人之事」的態度，到東方來工作。政治、外交、經濟、財稅，……在在都有一套。豈是祇知「乘與張蓋、建五色旗」，玩小聰明，耍小手段，狐假虎威，亂出主張的袁世凱，所可同日而語？穆、赫兩位洋人之來，韓王李熙，對待他們敬禮有加，言聽計從，凡百庶政，一概倚重。親近了洋人，當然就疏遠了袁世凱，使袁世凱不但「壯志」難伸，抱負無從施展，而且相形見絀，自慚陋。惱人的是，有時候穆麟德、赫德有命，他還不敢不奉命唯謹，辦些個洋差呢？

一個劬斗裁過後，牆倒眾人推，不如意事，接踵而來。在朝鮮的馬建忠、吳兆有，早就看穿了袁世凱的不學無術，妄自尊大，他那種掛羊頭賣狗肉的作風，先已爲他們嗤之以鼻。吳長慶在世，則人在人情在，打狗要看主人面，對袁世凱

不得不裝聾作啞，虛與委蛇。吳長慶一死，而又聽說死前還被袁世凱忘恩負義，倒打一耙，從此當然不會再有好臉色給他看。平時，根本就置之不理不睬。首先，袁世凱暫署的那一名管帶，換了別人，其次，慶軍全體，都是吳長慶一手帶出來的子弟兵，曉得袁世凱會經氣壞他們的老帥，因而憤恚不平，人人都對他採杯葛的態度。韓王李熙、陪臣金允中，漸形疏遠，慶軍和馬建忠的衙門裏，他又成了不受歡迎的人物。袁世凱數來數去，只有他奉吳長慶之命，代爲訓練的一千名朝鮮新軍，勉強可以算是他所能左右的一股力量。除此之外，他連在朝鮮耽下去，都變得全無必要了。

中日在韓明爭暗鬥

却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連那代朝鮮訓練新軍，也都有了競爭對象，而無法確保爲袁世凱一個人的專利。原來，當光緒八年十月，韓王李熙根據日韓濟物浦條約，派朴泳孝、金晚植爲全權謝罪大臣，東渡日本。隨行的朝鮮官員，還有徐光範、閔泳翔和金玉均等人，其中的朴泳孝、徐光範和金玉均，原來便是和親日派開化黨有關的人物，他們深感自從中國出兵平定大院君之亂後，官員軍隊、華洋顧問，紛至沓來，將朝鮮所有的軍事、政治、外交、經濟……透漸的納入掌握，認爲這是中國對於朝鮮的一種束縛，內心早已有所不滿。這種心理，遂被日人巧妙的加以運用。

除了盛大招待，百計聯絡，日本人又替他們

安排了許多節目，請他們參觀日本政治措施、軍事改革、財經制度、工廠學校，各方面突飛猛進的情形。時值日本明治維新全面成功，呈現在日本每一個角落的新氣象，當然非同中國和朝鮮，所可比擬。

因此即便使朴泳孝、徐光範、金玉均等人，衷心羨慕，亟於效法，當他們回國以後，乃在韓王李熙面前，多方陳說，極力慫恿，尤且到處倡呼改革國政，摹倣日本的明治維新，然後便更進一步的組成「獨立黨」，以推行維新政治爲號召。顧名思義，「獨立黨」的奮鬥目標，顯然便在於掙脫清廷的束縛。這種現象是日本所願見並樂聞的，於是他們多方面的予以協助，有所配合。第一步，先把朝鮮人頗不滿意的日本公使花房實義調走，而改派竹添進一爲駐韓公使。

竹添進一能文，熟諳中國政情，他的書記官嘉藤義三，也是有名的中國通。日本排出這樣的外交陣容，顯然不但是要爭取朝鮮的好感，尤且還要跟中國駐韓官員，明爭暗鬥，別一別苗頭。於是，在竹添進一到任不久，韓王李熙便聘任了日人牛場卓造、井上角五郎二人爲政治顧問。同時，由於竹添進一根據日韓濟物浦條約，他從日本帶來步兵兩個中隊，作爲護衛，住進朝鮮人爲他們所建造的營房。這兩中隊日本兵，除了負責日本公使館的警衛以外，長日閑閑，無所事事，經過金玉均、朴泳孝等人從中交涉，請他們代爲訓練一些朝鮮新軍，不也是一舉兩得，而且言之頗爲成理的事嗎？

這麼一來，獨家專利的袁世凱訓練朝鮮新軍

，便開始有了競爭的對象。起先，由於袁世凱的說之以理，動之以情，總算韓王李熙念在舊誼，勉予同意，朝鮮訓練新軍五營，以其中三營屬袁世凱，兩營責成日本人。

中日兩國在朝鮮的明爭暗鬥，漸趨白熱，日本人一改先前對待朝鮮的強硬政策，懷柔討好，無所不用其極。派政治顧問，練朝鮮新軍，猶嫌不足，他們鑒於朝鮮財政困難，缺乏實行新政的經費，於是慷他人之慨，將濟物浦條約規定朝鮮賠償日本的五十萬元，除去已付的十萬元之外，其餘四十萬元全部送給朝鮮，作為朝鮮從事政治改革之用。獨立黨經此鼓勵，意氣昂揚，鼓吹號召親日獨立更力，使朝鮮君臣，重又激起了新的希望。一般說來，中國駐朝鮮的官員，一致支持大院君事件後改而親華的閔妃一族，利用閔妃及其族人，支配韓王李熙，日本人則將重心全部放在獨立黨上。

遼漸而至光緒十年（公元一八八四，甲申），法國侵略安南，中法戰爭爆發。朝鮮朝野。認為中國一時無力東顧，駐韓清軍，亦已減至三營，勢孤力單，不足為懼。因此，便有獨立黨和一部分亟欲朝鮮自立圖強的親貴大臣，不斷的唆使韓王李熙，要他趁此大好良機，驅逐清軍，宣告獨立。

一封密稟平步青雲

於是，鬱鬱志不得伸的袁世凱，便又有了了脫極而復，直下起元的機會。他最先值得情報，却是並不知會在朝鮮的各級長官，他起了一個密稟

，向北洋大臣李鴻章，痛陳朝鮮危機。其中有句，頗為精闢：

「朝鮮君臣為日人播弄，執迷不悟，每浸瀆於王（韓王李熙），王亦深被其惑，欲離中國，更思他圖（圖謀獨立自主）。

「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國兵力難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鮮，更不能啓釁俄人。乘此時機，引強鄰（日本）自衛，即可稱雄自主，並駕齊驅。不受制中國，並不俯首他人。此種意見，舉國之有權勢者，半皆如是。獨金允植、尹泰駿、閔泳翔意見稍歧，大拂王意，王漫疏遠（疏遠親華黨了）。

「……外署（朝鮮外交署）雖與日人不睦，而王之左右，咸用其謀，不知伊於胡底也。」

關於日本獨立黨人，唆使韓王李熙驅逐清軍，宣告朝鮮獨立的情報，袁世凱密稟李鴻章，報告得相當正確而詳盡。袁世凱說：韓人密謀，事起於新黨、舊黨之爭，舊黨親華，勢力當然比較大，新黨親日，則正發揮其廣泛的影響力，急起直追。舊黨至少有三營清軍作背景，當時正有意將新黨的主要份子，如朴泳孝、金玉均等人加以逮捕，予以流放。

新黨聽到了消息，便跟他們的後輩老閔日本公使竹添進一進行密商，竹添進一利用這個衝突正面的局面，他極力主張先下手為強，驅逐清軍，將中國勢力逐出朝鮮之外，舊黨當然也就無法立足。不過新黨人士則唯恐引起禍亂，同時日軍駐韓祇有二百人，新軍猶未練成，他們祇求日本公使保護新黨，勿使受到舊黨的迫害。竹添

進一乃將這兩個意見，擬成甲、乙兩案，呈報日本政府，請其採擇施行。

不過竹添進一在他的呈文中強調，他本人和朝鮮新黨洪英植等人，都贊同甲案，而且擬定了計劃。那便是由洪英植等設宴宴請中國駐軍將領，同時進攻羣龍無首，必將陷於混亂的清軍，進攻的隊伍以日本代練朝鮮新軍為主，日軍二百人從旁協助。——不過，日本公使館的一名參贊島村久未，他却向日本政府提出不贊成甲案的意見，島村久未認為甲案過於行險僥倖，不大可能有成功的希望。

李鴻章接獲了袁世凱的密稟，方知中日在朝鮮之爭問題已很嚴重，朝鮮並未置於中國的嚴密控制之下，而日本處心積慮，隱憂無窮，極可能隨時出現爆炸性的局面。此外則袁世凱的那封密稟目光如炬，頗能瞭然大局，加強對朝鮮控制的設想又和自己初衷不謀而合，凡此都使李鴻章覺得袁世凱不僅應予賞識而已，必須加以重用。他會將袁世凱的密稟拿給袁保齡（子久）看，尤且沾沾自喜，頗為得意的說：

「子久，你總是說慰廷這孩子生性頑劣，沒有出息。你莫嫌我說一句不中聽的話，此子如加琢磨，來日成就恐將勝過你我。」

祇這便是德高望重的李傅相，對於少年新進，世家子弟的最高讚譽了。袁保齡當時怎不喜出望外，於是他順水推舟的說：

「那麼就請中堂大人格外栽培提拔吧。」說時，李鴻章驟然兜起了一件心事，他脫口而出的這麼說：

「嗯，這孩子在朝鮮辦的都是機密大事，他還沒個正經差使呢？」

當下，便下令賞了袁世凱這麼一個官銜：「駐防朝鮮親慶等營會辦朝鮮防務丞。」這便是說，袁世凱在朝鮮可以節制親、慶兩軍。

一封密票，竟能發生這麼大的作用，這便是袁世凱的第二度以情報起家。

李鴻章覆示袁世凱，語多讚揚，中法之戰方與未艾，清廷確實無力東顧。他給了袁世凱和中國駐韓人員應付事變的八字真言：

「堅守鎮靜，相機運用。」

對袁世凱則另外還有一項「投其所好」，但却非常重要的任務：

「隨時偵探情形迅予密報。」

覆文一到，袁世凱重又「抖」起來了。他有夠響亮、有權力的頭銜，「會辦朝鮮防務丞」，更有一份殊榮，擔任北洋大臣李鴻章在朝鮮的耳目，正式負起情報工作的重責。「隨時偵探」，固在於偵探朝鮮情事，但是中國派駐朝鮮的各級官兵，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又何嘗不在於袁世凱的偵探範圍之內？袁世凱擁有向李鴻章直接稟報機密的大權，馬建忠、吳兆有、所有在韓官員，敢不對他刮目相看？

甲 中事變風暴驟來

當袁世凱如願以償，真能在朝鮮掌握了權力。湊巧之至，便在不及一個月後，光緒十年十二月四日，朝鮮又鬧出大亂子來了。

日本公使竹添進一，利用獨立黨人，密謀驅

逐清軍，剷除中國在韓勢力。終被李鴻章根據袁世凱的情報，指示駐韓官員，「相機運用」，一方面知會親韓舊黨人員，予以防止，一方面影響韓王李熙，表示反對，再加上駐韓各軍，一致提高警覺。使日人及新黨深感無機可乘，總算暫時的壓了下去。

但是，不及一月，十二月初，日本駐韓軍隊換防，野心勃勃的朝鮮新黨，處心積慮的竹添進一，便進行密謀。他們想利用換防之日，駐韓日軍由二百人增為四百人的時候，將原先擬訂的甲案，付諸實行，遂而給了袁世凱再建殊勛，操縱韓局的大好機會。

時在光緒十年十月十七日（陽曆十二月四日），漢城新建郵局落成，郵局總理洪英植，原是新黨中的激烈份子，他為了表示慶賀，具柬遍邀清廷駐韓統兵名將、各國使節、朝鮮重臣，和中國方面的商務委員陳樹棠，赴郵局新廈赴宴。表面上看這是例行的應酬，其實箇中大有陰謀。

當天下午，袁世凱接獲報告，駐屯漢城泥岷的日軍，拖出幾尊大礮，裝了幾車槍彈，運到日本公使館。他便和時在漢城的慶軍三營統領吳兆有，總兵張光前商議，取消休假，禁止外出，全營官兵集中待命，以防萬一。這時還有人說袁世凱大驚小怪，多此一舉，袁世凱則置之不理不睬。他邀同吳兆有、張光前，一同在大營的中軍帳裏坐鎮，一步不出營門。

晚間，漢城新落成的郵局大廈前，冠蓋雲集，車水馬龍，相繼前來赴宴的，有舊黨首領，禁衛大將軍閔泳翹，屬於新黨的新貴，陪臣朴泳孝

、徐光範、金玉均等。中國委員陳樹棠，中國遣來的德籍顧問穆麟德。外國使節中到了美使、德使和英使。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軍方的三位大員，吳兆有、張光前、袁世凱，一個也不見來。同時，日本公使竹添進一向來和洪英植要好，却是當晚盛宴，大家都見不到他的面。

中國委員陳樹棠，事先得過袁世凱的知會，叮嚀他赴宴時應該如何小心應付，萬一出事，請他趕快溜出，火速通知袁世凱。因此，與宴嘉賓之中，唯獨他是「有心人」，當時，他便先問洪英植：

「竹添進一公使今天來不來？」

洪英植滿面春風，十分坦然的回答：

「竹添公使今日身體不適，他已經派人先來道過謝。」

七時正，貴賓入席，杯觴交錯，賓主兩歡，唯有金玉均、朴泳孝、徐光範等新黨人物，笑容牽強，神情不安，頻頻的作暗號，施眼色，交頭接耳，竊竊私議。衆人不覺其怪，「有心人」陳樹棠則一一看在眼裏，而且暗中在作開溜的準備。

盛宴進行到八點整，外間忽然人聲鼎沸，腳步雜踏，自遠而近的聲聲高呼：

「火！火！」

禁衛大將軍閔泳翹以為附近真的起了火，他眉頭一皺，起身離座。一邊往外面走，一邊向主人說：

「待我出去看看。」

陳樹棠料知情形不妙，他也離座起立，乘着

座中混亂，悄悄移步大廳後門，却是他暫且不走，站在門旁觀察動靜。

閔泳翔方步出廳門，走廊上，竄出來五條大漢，一看是閔泳翔，一語不發，亂刀齊下。

廳中貴賓，親眼目睹血案發生，於是驚呼駭喊，此起彼落。眾人紛紛離座，四散奔逃，狀至狼狽。但是新黨預先埋伏下的兇手，並不以他們為目標，任由他們沒命的尋路而逃。

禁衛大將軍閔泳翔，連中數刀，身負重傷，他血流滿面，衣襟盡赤。然而他仍能翻身折回，重返廳上，搖搖擺擺了一陣，猝然倒地身亡。

陳樹棠把這一幕看得清楚，急出後門，在外守候的跟班和轎夫，聽到亂起，便按照原定計劃，趕到後門來接。陳樹棠上了轎子，飛也似的奔向大營，見到袁世凱，開口便說：

「果然出事了，已有閔泳翔被殺身死！」

袁世凱一躍而起，急急的問：

「洪英植一幫人現在何處？」

「我來時，」陳樹棠簡潔答道：「新黨諸人還在郵政局大廳。」

袁世凱便向吳兆有、張光前兩人一揖，說是：

「煩請二公在此坐鎮，我自帶隊前去彈壓。」

日軍入宮亂黨劫王

還以為亂子出在郵政局，刻仍繼續殺戮。袁世凱率兵一隊，全部武裝，一同跑步，直向郵政局奔去。可是抵達以後，就祇發現大廳中唯有一

位閔泳翔，倒臥於血泊之中。其餘貴賓、惡主，一個不見。袁世凱命人捉來一名郵局職員，嚴詞詰問：

「洪英植他們都到那裏去了？」

郵局職員索索發抖，推說並不知情。祇曉得兇手祇殺了一位禁衛大將軍。

夜已深沉，袁世凱率隊外出，到處巡查，漢城無燈無月，靜闐無聲，苦於不知亂事已經播及何方？便在這時，日本兵悄然出動，將韓王所在的景祐宮，全面包圍。旋不久，洪英植、朴泳孝、金玉均等，率領大批從人，自郵局匆匆趕到。日本兵絕不攔阻，任讓他們飛步入宮行事。

當洪英植等新黨首領方入景祐宮，漢城城中，響起了隆隆砲聲，夾雜着槍聲劈啪，使全城居民，一驚而起，惶惶然無以為計。因為沒有人分辨得出，槍砲之聲究竟從何而來？

洪英植等直奔寢宮，排闥而入，一見滿面驚慌，手足無措的韓王李熙，頓即大叫：

「清兵兵變，正在滿城放火！」

李熙不敢置信，顫抖的說：

「不……不會的吧。」

這時宮外槍砲之聲大作，越演越烈。

金英植突然上前，一把拉住了李熙的袍袖，臉色一變，聲色俱厲的說：

「當今之計，唯有速召日本公使入衛！」

此事體大，李熙不能不有所遲疑，他訥訥的說：

「先查明真相，再作計較，如何？」

朴泳孝於是怒眉橫目，大聲呵斥：

「不行，事已急，刻不容緩！」

說罷，逕去準備紙筆。那一邊，洪英植和金玉均，推推搡搡，直把李熙推到了書桌之前。朴泳孝攤開一張紙，將筆塞在李熙的手中，喝道：

「快寫『日使入衛』四個字！」

關鍵重大，李熙還是不肯寫，因此，朴泳孝便捉住李熙的手，把他寫了『日使入衛』四字。蓋上印章，派人火速送往日本公使館。

移時，竹添進一進宮，會同朴、洪、金三人，立刻採取行動，宮內宮外斷絕交通。喊起了王太妃、王妃、世子、世子嬪，連同韓王李熙，一共是五位王室。一齊關進一間房裏，前後左右，都有日兵守衛。

當夜，按照新黨和日本公使館的原定計劃，由日本代練朝鮮新軍，分為若干隊，分途殺害舊黨重臣。與此同時，袁世凱也曉得新黨和日人勾結大舉，他除了加強巡邏，並且在若干新黨目標，重要舊黨首領的邸宅，派兵日夜守衛。因此，亂首將舊黨要人一網打盡的企圖，終未得逞。在那一個恐怖血腥的夜裏，祇有左營使李祖淵、前營使韓主稷，中官柳在賢三人慘被亂黨殺害。此外則由竹添、洪英植等脅迫韓王李熙，親筆詔令舊黨王公大臣入宮，幸而其中多人已自袁世凱處獲訊，不會前去自投羅網。但是，亦仍有輔國閔臺鎬、趙寧夏、閔泳穆，後營使尹泰駿，被騙入宮遭害。

由於竹添、洪英植等偵知，袁世假已經迅速判明亂事，唯恐清軍入宮，奪回韓王。經過一番商議，命朴泳孝留守景祐宮，應付清方交涉。竹

添等人乘天色拂曉，匆匆的將韓王李熙押赴李載冕的住宅，用意是在暫避清軍之鋒。

袁世凱往返巡邏，分別派兵保護朝鮮舊黨的王公大臣，整整一個通宵，忙碌緊張，東奔西走。天亮的時候，他趕回大營，向吳兆有等簡略報告當時情況，兩個人一商量，先救被日兵圍困在景祐宮裏的韓王李熙要緊。於是便由吳、袁二人，聯名上書韓王，備述漢城混亂，請准率兵入衛，確保宮廷安全。

這一封信送到景宮時，韓王李熙已被亂黨押離，袁世凱、吳兆有的信使，祇帶回來朴泳孝偽造的一件韓王覆函。函中婉謝率兵入衛的美意，強調的說：確實是無此必要。

但是天色大亮以後，清軍滿城佈崗巡邏，袁世凱偵騎四出，他很快的就打聽出來，韓王李熙已被押到李載冕的家裏。舊游之地，輕車熟路，袁世凱立刻點兵，他要逕赴李宅救出韓王。

吳兆有老成持重，他插嘴說：

「我們至今尚未得到韓王的乞兵入衛詔，慰延你此去如果發生衝突，有所意外，將來在辦交涉的時候，唯恐站不住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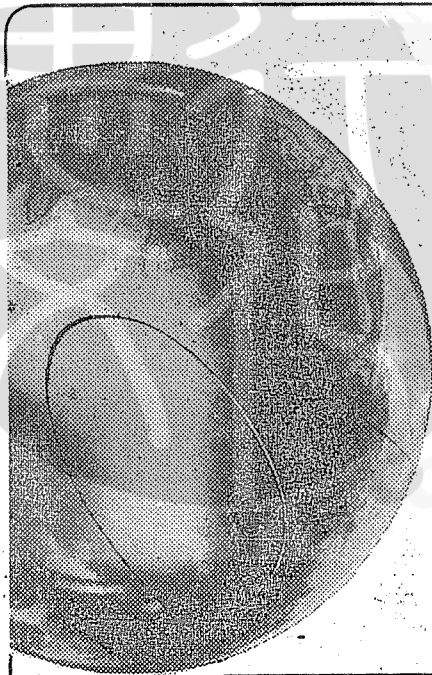
袁世凱解釋的說：

「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韓王如果還在景祐宮，我們逕自入宮，或將引起交涉。但是韓王已被挾持在外，我們前往搭救，有沒有乞兵之舉，那就不關緊要。」

言訖，點兵出發。

(未完待續)

敬請批評指教



子女們在國外留學，親友們居住在海外。

我們將國內的新聞每天送給他們，我們的服務，代替了家書，解除了他們的寂寞！

UNITED DAILY NEWS

聯合報 外國航空版

版空律菲行發拉尼馬在另，空國個多十九非，澳、美、亞、歐及通，多年四行發

亞洲地區每月美金一元五角
歐美非地區每月美金四元
另包括郵費長期

詢洽「版空航外國報合聯」號六廿路定康市北台向或號二一二三話電報訂
26, KANGTING ROAD TAIPEI TAIWAN, CHINA P. O. BOX 359

中外雜誌合訂本歡迎郵購

國外請開美金支票寄臺北市龍江街一〇八號，立即按址寄書。
第一卷合訂本平裝每冊美金壹元伍角港幣柒元精裝美金貳元港幣捌元第二卷至五卷合訂本平裝每冊美金貳元港幣捌元精裝美金貳元伍角港幣拾元